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七

衛青霍去病列傳第二十五

民毋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師古曰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閒兄毋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

愚按先毋本史記原文師古以為流俗書本不知何所指也

青至籠城

宋祁曰浙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後人誤作

造謀藉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歛邊）

宋祁曰姚本改歛作斂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
史記作三千七十一級
益封青三千八百户
史記作三千户
益封青八千七百户
史記作六千户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窴渾
史記窴作寘　劉敞曰大軍當云大將軍
遂因建行在所
劉敞曰當云詣行在所

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

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

宋祁曰票姚當作本音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劉攽曰大將軍衍將字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羅姑其名也比頻也

史記索隱曰案顏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

小顏云比頻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頻也

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史記作一千六百戶

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
史記作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去病侯三歲
宋祁曰三越本作一
元狩三年春
宋祁曰三越本作二
收休屠祭天金人
宋祁曰舊本多作祭金人作祭尺者非是刋
誤亦改
師率減什七

劉奉世曰詔書以為全甲則不應兵失亡至七分也匈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狩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畢興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年詔既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功相因也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戸

史記作二千戸

得單于單相酋涂王

劉敞曰衍單于字

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

史記作五千户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

愚按史記侯表及衛青傳皆作僕多猶本書侯表作朋又與此傳不合則是非多字之誤乃朋字誤也

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

宋祁曰姚本於此下有臣瓚曰沙上曰幕李

陵歌曰經千里兮渡沙幕十五字

壓度難侯

史記作雜侯

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侯為邳離侯

史記作二千七百級邳離作符離

與主合葬

愚按鄭季給事侯家時主年甚近二十計青之生以至為大將軍亦不下二十餘歲是主年倍於青也青始拜大將軍時即封三子是前已有妻矣主之死當在青前故得合葬而

前妻不附也
趙冢象廬山云
宋祁曰浙本廬作盧
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
史記作萬一千八百戶　宋祁曰景德本無
益字
并之二萬二百戶
史記作萬千七百戶
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
宋祁曰景德本作八歲

失期當斬
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
詐死亡居民間
劉奉世曰武紀數自佘吾還明年太始元年
有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
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户
史記作萬五千一百户
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宋祁曰越本國作定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

劉敞曰久衍字

朕獲承至尊休德

宋祁曰浙本至尊下有之字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

宋祁曰淳化本作制禮按古本無禮字下云韶勺寧有禮字存之不成文洽一作治

陵夷至虖桀紂之行

宋祁曰行字古本作作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又一本題云只云桀紂之行語意常苦不了

何脩何飾

宋祁曰古本飾作飭

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宋祁曰越本無立字

不得可反

劉敞曰當云不可得反

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

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句綏而文

愚按尚書孔疏引董仲舒對策亦無而字古本有而字者妄也景文復欲存之奚為哉

馬融書序曰流為鵰五至以穀俱來

周公曰復哉復哉

劉奉世曰復當為覆聲字之誤也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

宋祁曰越本無兩也字

得之於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

宋祁曰越本作之盛反

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宋祁曰辭古本作解

甚亡益也

宋祁曰越本甚作其甚與其小差則成誤矣然其字施於此則未安也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要須複語不容上言治而下言善治也浙本亦同有善字

王者所當脩飭也

宋祁曰越本飭作飾下亦同

乃復册之曰

宋祁曰景德本册作策

游於巖廊之上

宋祁曰古本浙本廊並作郎余按廊本作郎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為廊吁可惜耶

意庶幾乎

宋祁曰古浙本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則促而不緩必待意字句乃自安

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 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擺於文吏之法

愚按文字宜句謂牽於文吏之法繫而不得騁猶言束縛而不能馳騁也下云令勿牽制

於文可見
而未以位為樂也
宋祁曰古本位字上有在字
見素王之文焉
春秋疏曰家語稱齊太史子餘美孔子曰天
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
宋祁曰景德本無天字古本有
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
宋祁曰景祐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

尊其所聞
宋祁曰浙本尊作遵
於是天子復册之
宋祁曰浙本之字下有曰字二曰雖相重史
體則然
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
業
宋祁曰所以予按古本無以字語徑易了浙
本道作遺文典可從作道傳寫誤耳
是以犯法而罪多

宋祁曰犯法古本浙本並作法犯予謂法犯罪多語中輕重自偶易之非是

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壯也

愚按顏說非是長日加益言日長至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宋祁曰浙本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當考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劉敞曰致當屬下句

試迹之古

予 宋祁曰姚本古字上有於字

之齒者去其角 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

刊誤補遺曰按顏注本出淮南書所云戴角者無上齒此非通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無上齒乎按按行露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蓋古謂咮為角也獸有齒而鳥有咮鳥有翼而獸四足故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互文以見鳥與獸不相兼耳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與誰謂爾無羊三百

雅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群意正等鄭箋
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蓋不悟角即咮
也又云不思物變而推其類似是謂雀無角
而鼠則有牙舒王解亦曰謂雀穿屋以角而
雀實無角其誣易見謂鼠穿墉以牙而鼠實
有牙其誣難知蓋承用鄭說學者疑焉大戴
禮亦言戴角者無上齒又云無角者無前齒
有羽者無後齒則又與顏注小異太元掜云
嘖以牙者童其角言如平九日無餘分也蓋
祖仲舒之意　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同有

工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者是通上下
殊非義理也
仲舒弟子呂步舒
宋祁曰古本舒作昌
大善待之
宋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謂依古本存
儒字則顏不當於仲舒下作注此盖顏注時
已失儒字矣
朝廷如有大議
宋祁曰古本無如字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困學紀聞曰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忘青紫教子而擬籯金孰知古為已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

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
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
宋祁曰越本無乃字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史通曰馬卿為自叙傳其在其集中子長因
録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易固於
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
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
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乃著子虛之賦

日知錄曰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後梁王田獵之事而為言耳後更為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文君夜亡奔相如

宋祁曰別本無夜亡二字　史通曰自敘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

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慨乎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

劉奉世曰犢鼻六在膝下為褌財令至膝故

習俗因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

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宋祁曰章疑作常

亡是公存焉

宋祁曰存疑作在

時從出遊遊於後園

宋祁曰一本無一遊字

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

宋祁曰一本無其字

其山則盤紆茀鬱隆崇律崒岑崟參差

史記茀作岪律作嵂岑作巖文選茀作岪律作嵂

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崒四字

其土則丹青赭堊師古曰青雘今之空青也

愚按山海經青丘之山多生青雘是青土也空青出石中不聞青土兼斯名也

琳珉昆吾

史記珉作瑉文選同昆吾作琨珸本注引張揖曰琳玉也文選注引張揖曰琳珠也未審孰是　宋祁曰越本玉作珠

礝石武夫

史記礝作碝文選同武夫文選作碔砆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劉奉世曰澤蘭自别一種草非蘭也蕳今營城多有之苗如麥門冬而長大花黃紫兩色　宋祁曰南本浙本芷作茝　文選衡作蘅

芷若下史記文選皆有射干二字

穹窮昌蒲江離蘪蕪諸柘巴且

劉奉世曰諸柘巴且四物也諸山芋字當爲
諸且蕅苴也蕅音普各反蘘荷也　文選穹
窮作芎藭昌作菖江離作茳蘺史記藳作槀
柘作蔗巴作搏文選且作苴

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

史記析作菥文選作菥本注引蘇林曰析音
斯文選注引蘇林曰菥斯歷切不同

薜莎青薠

宋祁曰一本無薜莎青薠四字並張揖等注

蓮藕舡蘆奄閭軒于

史記文選舡皆作菰奄皆作菴史記閭作蘭于作芋　劉奉世曰詞人不從本字者固多何獨於此不然耶宜用鄭說

外發夫容蔆華

史記夫容作芙蓉蔆作薐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師古曰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

朱祁曰徒何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反丹何近而相亂上林黿鼉亦自有注

毒冐鼊黿

史記文選毒冐皆作瑇瑁後同毒冐同

櫱離朱楊

文選注引張揖曰櫱皮可染者

樝梨樗栗橘柚芬芳師古曰柚即橙也

劉奉世曰橙柚各自一種顏所說乃柚也

文選注引蘇林曰樗音郢都之郢　史記正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也

史記鵷雛上有赤膢蠷蝚句　史記索隱曰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

郭璞云螣蛇龍屬能興雲霧

蟃蜓貙豻

史記下更有兕象野犀窮奇獌狿八字

楚王乃駕馴駮之駟

劉奉世曰馴駮止是駮馬耳虎嘗見而伏故

出獵駕之非真駮也

右夏服之勁箭

宋祁曰南本勁作良

蹵蛩蛩轔距虛

史記作轔卭卭蹵距虛

倏眒倩浰雷動焱至

史記倏作儵倩作凄焱作熛

星流電擊

史記文選電皆作霆

中必決眦

文選注引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眥

於是鄭女曼姬

劉敞曰予謂曼鄭姓也姬亦婦人通稱爾

刊誤補遺曰姬與曼皆姓也古者婦人必稱

姓繇漢以來始以氏行外戚傳於后妃夫人

法當以姓李氏如春秋所書而但書張皇后李夫人趙倢伃史良娣而已尤無謂者乃以姬為婦人美稱不問何姓皆稱曰姬戚姬薄之類是已汎言之則曰美姬幸姬他姬諸姬是徒見陳風有彼美淑姬之言不知陳為媯姓之國其詩所指齊姜宋子淑姬皆異姓也徒見齊侯夫人及內嬖有王姬蔡姬衛姬少衛姬密姬而不知周蔡衛皆姬姓也此誤由來蓋久漢人多不悟者此賦當曰鄭曼鄭姬如此乃不礙理

襞積褰縐

史記文選下有紆徐委曲句

蜚襳垂髾

史記襳作纖

扶輿猗靡

劉奉世曰此言衣裳稱美之貌耳不煩曲解

錯翡翠之葳蕤

文選注引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為首飾也

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

史記眇眇作縹乎神字下有仙字髣髴作仿

佛

於是乃群相與獠於蕙圃文穎曰胥猶為獠

劉奉世曰獠雖胥獵之名以訓此賦則不通直獵耳

媻姍勃窣上金隄

史記姍作珊文選注引韋昭曰媻姍勃窣匍匐工也

怠而後游於清池

史記文選後下有發字　宋祁曰浙本南本後字下並有發字

揚旌枻

史記旌作桂　宋祁曰枻拖並後本別本從

枻誤

榜人歌張揖曰月令云命榜人

愚按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鄭康成注今月令漁師為榜人

聞乎數百里外

宋祁曰江南本里字下有之字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文選注引服虔曰具美也或以勺藥調食也

韋昭曰勺下削切藥旅酌切
將割輪焠
史記焠作淬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文選注引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
愚按文穎之解甚明師古云於齊無所負
搖故云輕反丈離矣
邪與肅慎為鄰
焦氏筆乘曰邪與肅慎為鄰邪當如字讀師
古讀為左者非是蓋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

以爲瑯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

壺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爲據又非

也葢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

余遮切與此不同

右以湯谷爲界

文選湯作暘　劉奉世曰右當爲左

禹不能計

文選注引應劭曰契善計也

何爲無以應哉

文選分已上爲子虛亡是公已下爲上林李

善云賦意雖承子虛而來然非一時作也

左蒼梧

刋誤補遺曰按擅弓言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謂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長安之南不得云左按山海經郁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注今在東海朐縣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崔季珪叙述初賦云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輿地廣記云郁州山一名蒼梧不知相如果用此事否不然當作蒼海如甘泉賦所用乃當

丹水更其南

刋誤補遺曰按注指丹水爲弘農丹水縣其地之相去與蒼梧西極紫淵不類且天子以四海爲境八藪爲囿亡是公方侈而張之傾耳近取三輔而止哉按山海經南有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甘泉賦亦云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崖二賦皆指丹穴之水言之以其在長安極南之境故也

鄮鎬潦潏紆餘委蛇

史記鎬作鄗文選委蛇作逶迤
經乎桂林之中
文選注引張揖曰桂林林名也南海經桂林
八樹在番禺東也
過乎泱莽之壄
文選注引如淳曰泱莽大貌也泱與朗切
汩乎混流
史記混作滭文選注引蘇林曰揚雄方言曰
汩遻疾也
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

史記彭湃作滂濞弗作字宓作滵偪側作湢

測

滂潩沆溉

史記滂作澎溉作潍

宛潬膠盭

史記作蜿灗膠戾

批巖衝擁

史記擁作壅

於是蛟龍赤螭

劉奉世曰尋師古之說既不以三家為然則

是蟜字本不從虫也故云別是一物矣後人誤並注改皆從虫非也

䱎鰽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

史記䱎作鮔同文選漸作螹鰫作鱅魼鰨作鱋

魶

的皪江靡

史記的皪作玓瓅

采色澔汗

史記汗作旰

鳿鷫鵠鴇

史記作鴻鵠鷫鴇　刋誤補遺曰鷫按馬融
解肅爽云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高誘
亦曰鷫鷞綠身其形似鴈則知鷫鷞雁醜而
綠羽者耳西京賦直以為雁云鷫鷞鴰鶬駕
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
雁門是也

駕鵞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
史記屬玉作鸀鳿交精作䴔鶄旋作䴉庸渠
作鷛鸈箴疵作⿰箴鳥鴜盧作鸕

奄薄水渚

史記水渚作草渚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

史記作崇山巃嵸崔巍嵳峩

嶄巖參差

史記參差作嵾嵳

谽呀豁閜

史記谽作谽

威磈嵔廆丘虛堀礨

史記威作崴礨作𡾋

亭皋千里

文選注引服虔曰皋澤也陂上十里一亭

雜以留夷

史記留作流

葴特若蓀

史記文選持皆作撜文選注引韋昭曰持音懲

鮮支黃礫

史記支作枝索隱曰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

恐非也

郁郁菲菲

史記菲菲作斐斐

晻薆咇茀

史記作晻曖苾勃

縝紛軋芴師古曰縝音争忍反

史記作瞋盼軋沕　宋祁曰越本注文縝音

丑人反

其南則隂冬生長

文選注引張揖曰其莚南陽煖則盛冬十月

草木生長也

庸旄獏犛

史記庸作墉文選作墉

麒麟角端騊駼橐駝

史記端作鰅文選注引韋昭曰背上有肉似

橐故曰橐駞也

華榱璧璫輦道纚屬

文選注引韋昭曰裁玉為璧以當榱頭也張

揖曰纚力尒切屬之欲切

宛虹拖於楯軒

文選拖作拕注引應劭曰楯門檻也

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

史記龍作蚪僤作蟬

玢豳文磷
史記作璸斒文鱗
鼂采琬琰
史記鼂采作垂綏
亭奈厚朴
史記亭奈作揨捺
隱夫薁棣
史記薁作蘡文選注引張揖曰薁山李也
荅遝離支

史記作搭擦荔枝

𦵏朱榮

史記𦵏作秀

華楓枰櫨

史記楓作氾枰作樼文選注引張揖曰華皮

可以為索

留落胥邪

史記邪作餘

連卷欐佹

史記儷作累

坑衡閜砢垂條扶疏

史記坑作阬疎作於

紛溶萷蔘猗柅從風瀏莅卉歙

史記溶作容萷作蕭猗柅作旖旎文選柅作

狔史記歙作吸

旋還乎後宮雜襲累輯

史記還作環襲作遝

蜼玃飛蠝蛭蜩玃猱獑胡縠蛫

史記蠝作鸓玃猱作蠷蝚獑作螹　宋祁曰

蝚當作猱

掉希聞

史記掉作踔

爛熳遠遷

史記熳作曼　愚按字書無熳字此傳寫誤

也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刊誤補遺曰此兩人蓋指古之善御者耳下

云青瑟宓妃之徒色授神予心愉於側又豈

當時直有此邪按孫叔即楚詞所謂驥躊躇

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衛公即國語

所謂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者是也校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二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祇用古人此類甚多不可徧舉至長楊賦云迺命票衛此則指言青去病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文選注引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

縱獵者

史記文選獵皆作獠下同

殷天動地

史記殷作隱

被斑文

史記班作豳

下磧歷之坻

文選注引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坻下坂道也

格蝦蛤

史記蝦作瑕

羂要褭

史記羂作罥要作騕

侵淫促節

史記侵淫作浸潭

彎蕃弱

史記蕃作繁

櫟蜚遽

史記遽作虡

藺玄鶴

史記藺作轥文選作躪下閵轢之閵同

消搖乎襄羊

史記消搖作招搖文選襄羊作儴佯

揜乎反鄉

史記捹作闇文選作晻

礮石關
史記作石闕

下堂梨
史記堂作棠

騎之所蹂若
劉攽曰徒字乃助辭徒猶但也若亦助辭若

預及之辭

驚悍讋伏
史記讋作慴

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
史記顥作昊膠葛作轇輵
立萬石之虡
史記虡作鉅
巴渝宋蔡
史記渝作俞
族居遞奏
史記居作舉
鏗鎗闛鞈
史記闛鞈作鏜鼛

狄鞮之倡

鄭康成王制注冀部名狄為狄鞮

妖冶閑都

史記妖作姣閑作嫻

柔橈嬽嬽嫵媚孅弱

史記嬽作嫙嫵作娬孅作姌文選嬽作嫚

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恤削

史記曳作抴袣作袘恤作戌

便姍嫳屑

史記作媥姺徶循

時休息以於此

宋祁曰浙本無以字

以贍氓隸

史記文選氓皆作萌

嘳然興道而遷義

史記嘳作喟

超若自失

愚按莊子徐無鬼武侯超然不對義與此同

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劉奉世曰觀傳所云則是嘗刪其辭矣若如

顏說則刪字爲長卿辭恐非傳意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如覆米䉛

宋祁曰䉛音郁漉水藪

今奉幣使至南夷

宋祁曰越本使作役

陛下患使者所司之若彼

宋祁曰所司疑作有司

太守以下郊迎

宋祁曰太守字上疑更有蜀字

除邉關邉關益序

宋祁曰淳化本無下邉關二字

德茂存乎六世

宋祁曰六世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通武

帝六世

湛恩汪濊

宋祁曰汪當作汪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

宋祁曰於疑作牧　愚按於字義長不煩改

字且景文不見史記也

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若如也

宋祁曰若汝爾也莊子予語若之類不容詁詁為如

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菑史記洪原作鴻水江作流灑作漉澹作贍菑作灾文選作堙洪塞原

躬傶骿胝無胈張佖曰張揖注曰躬體也戚奏理也目佖檢字書無傶字又戚字理為湊說文云戉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以湊字作傶字耳合

史記作躬胝無胈文選作躬腠胝無胈

宋

祁曰俄南本浙本並作㳙集韻俄與㳙同汷注云博雅近也此文難得句不知師古如何讀之必以躬俄𩪙胝無肞為一句膚不生毛為一句則長短不均

浸淫衍溢

史記淫作潯

鑲璽山

史記璽作零文選李善注曰言刻石以紀功也

習爽闇昧

史記習奏作阻深

中外禔福師古曰禔音上支反

宋祁曰禔景本止支反浙本上支反

繼周氏之妙業

史記文選妙皆作絕

猶焦明已翔乎寥闊

文選焦明作鷦鵬

故其事官

劉奉世曰事當作仕

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

劉攽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

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宋祁曰或無近字

中路而馳

宋祁曰浙本馳字上有后字

涉豐草騁丘虛

史記作涉乎豐草馳乎丘墳

其為害也不難矣

宋祁曰越本作不亦難矣　劉敞曰亦字不當刊

通谷磍乎砛砑

史記砛砑作硆　磵

汨淢靸以永逝兮

史記靸作噏習

觀衆樹之蓊薆兮

史記蓊作塕

魂亡歸而不食

史記此下更有敻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等句　宋祁曰姚本作墳墓蕪穢而不

修魂魄亡歸而不食

列仙之儒

史記儒本作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非也

曳歲星而為髾

史記曳作拽歲作彗　愚按彗星長竟天故可曳而為髾此作歲星以聲相近而誤也

紅杳眇以玄湣兮

史記眇作渺玄作眩

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蚴蟉宛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

史記委作逶蚴作[illegible]宛作蜿裾作据躩作蠼

跮踱輵螛

史記螛作轄

使五帝先導兮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

宋祁曰注文五時當從浙本作五時

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矞皇

史記黔作含長作陸矞皇作潏湟

痑以陸離

史記痑作壇

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

史記作崫礨嵬磈

奄息葱極

史記蔥作總

時若曖曖

史記曖曖作薆薆

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

史記荒作洸

暠然白首

史記暠作皬

咀噍芝英兮嘰瓊華

史記咀噍作噍咀

僸侵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

史記僸作𡒄尋作潯溶作涌

涉豐隆之滂濞

史記濞作沛

上嵺廓而無天

史記嵺作寥

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

史記泯作眠敞怳作惝恍

超無友而獨存

宋祁曰友浙本作有

使所忠往

宋祁曰浙本無使字

問其妻

宋祁曰浙本無其字

歷選列辟

史記選作撰

五三六經隋古曰五帝也三三皇也

宋祁曰皇當作王

湛恩厖洪

史記厖洪作濛涌

逢涌原泉沕潏曼羨

史記逢作熢曼羨作漫衍

雲布霧散

史記布作尃

武節猋逝

史記猋作飄

迴潏泳沫

史記沫作末

首惡鬱没

史記鬱作湮

昆蟲闓懌

史記闓澤作凱澤

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

劉奉世曰此言騶虞可致於囿中怪獸可驅於徼外耳歐陽公曰賈誼謂騶者文王之囿名虞司獸也　補遺曰按韓魯詩傳曰梁騶

者天子之田也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生所云蓋本於此記禮者亦云騶虞樂官備鄭康成注周官王奏騶虞云騶虞聖獸疏引山海經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今考山海經載林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吾此獸與騶虞之詩音讀本異吾當讀如允吾之吾而伏生書大傳乃云於林氏怪獸尾倍其長名曰虞鄭康成因曰虞蓋騶虞而郭璞於山海經遂云吾宜作虞者誤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

史記導作䆃

犧雙觡共抵之獸

宋祁曰觡音居額反

獲周餘於龜於岐

史記餘下有珍字放作收

招翠黃乘龍於沼

劉奉世曰此則下文黃龍一瑞也翠黃言其色翠而黃非別物

鬼神接靈圉賓於別館

劉奉世曰鬼神接下疑少三字

休烈浹洽

史記文選浹皆作決　宋祁曰浹疑作決

期應紹至

宋祁曰期應浙本作斯應予謂疑當作應期

將以慶成

史記慶作薦

天下之壯觀

辨惑曰高祖縣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曰大角觝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工唤反至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

如字大似顛倒也

祓飾厥文 師古曰祓音數勿反

史記祓飾作校飭 宋祁曰浙本祓音方吹反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孟康曰詩所以咏功德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

劉奉世曰嘉穀亦符瑞之一也此但包舉作頌之意不必別之廣謂廣聞其事

匪唯偏我汜布濩之

史記偏我作濡之布作專

采色玄耀炳炳煇煌

史記玄耀作炫燿煥作熿煌作湟　宋祁曰炳炳越本作煥炳

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劉奉世曰如長卿所云元狩以前皆當有此瑞史不徧記何也　補遺曰按長卿言符瑞大都不過三事序與頌互見其文序云囿騶虞頌則云般般之獸樂我君囿序云犧雙觡共抵之獸頌則云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序云招翠黃乘龍於沼頌則云宛宛黃龍服虔謂

麟指武帝獲白麟事是在元狩元年孟康謂乘龍指余吾水中神馬事是在二年獨騶虞一事無所考見故刋誤疑元狩以前當有此瑞然非史不盡記是於褚先生補傳有之按史記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若麋武帝詔東方朔視之朔曰所謂騶牙者也長卿所指豈謂是乎山海經曰騶吾為珍獸故長卿有騶虞珍群之語其頌曰蓋聞其聲今眡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蓋以其出於建章宮後莫知其所從來故也顔注上文亦

云騶虞自擾而充苑囿但不悟其為騶牙且
朔言遠方當来師義後一歲昆邪王果降按
昆邪降在元狩之二年則騶牙之出當是初
元也
不已戲乎
宋祁曰已當作亦